

心灵隽语

被绿意放慢的时光

小羊儿 文/摄



从小区缓步前行,便能抵达西溪湿地,这里把江南的绿意铺展到了极致。临水木栈道蜿蜒伸向湿地深处,两岸垂柳依依,芦苇长得高过肩头,大片荷叶铺满河道,碧绿的圆盘托着零星荷花。溪水澄澈平缓,浮萍浮在水面,摇橹船划过水面,橹声欸乃,惊起几只白鹭掠过碧波。阳光透过繁密林木,在栈道投下晃动的碎影,暑气被水汽与浓绿隔绝在外,耳边是蝉鸣、水声与林间鸟鸣交织,站在栈道上静静站一会儿,连日奔波带来的浮躁,就已经消散大半。

身处高压节奏里久了,才明白世人为何都向往绿色。我们渴求的不只是风景,是一片能暂时脱离紧绷状态的松弛空间,而绿色,恰好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

渐渐读懂了“公园 20 分钟效应”。不必远行奔赴名山大川或逃离城市,有时只是小区林荫道的片刻驻足、街角咖啡店窗边的一片藤叶,都能成为情绪的出口。快节奏是生活常态,但我们总要给自己留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绿意无言,却能包容所有仓促与疲惫。

似水流年

摘金银花

赵静

我的家乡位于华北平原,那里有一望无际的田野。在南方待久了更想念它的四季分明,一年收两季作物,小麦和玉米。冬天麦苗被薄雪覆盖;晚春麦浪滚滚;夏天玉米秧蹿得比人还高;秋天掰下来的玉米堆成金色的小山。

在我记忆里,还有一样东西不可或缺,是金银花,姥姥家那片金银花田,像是我们和姥姥家最紧密的纽带。

封丘是有名的“金银花之乡”。一到农忙,田里大片的金银花开得沸沸扬扬,金的、银的挂满枝头,藤蔓缠绕,茂盛得不像话。远远望去,像一片金灿灿的希望,让人心里亮堂堂的。可家家户户其实并不盼着花开得太盛,花开了,就老了,不值钱了。最喜欢的,是那些“头茬一把青”的花骨朵,上粗下细,条形饱满,捏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样的价钱也最好。

金银花能泡茶,清热解毒;能做中草药;护肤品里也提取它的成分。姥爷家那片儿村里人就守着这一地的金银花过日子,除了种粮,这也是重要收入来源。有人会把干花囤起来,等个好价钱再出手。

老家人管金银花叫“二花”。摘二花的时节长得惊人,从三月一直能摘到十月。记忆中,姥爷总给妈妈打电话来:“‘五一’了,来摘二花吧。”“端午了,花都开了。”“放暑假了,再不来就过季了。”语气里带着催促,也带着想念。

姥爷家厨房边专门搭了一间烘暖房,摘回来的二花要细细挑拣,花和骨朵分开,叶子一片片捡出去,全是耗耐力的手工活,再铺上晾干架,用低温慢慢烘干。

烘房里总飘着一股清幽的香,又带着点草木的涩,味道特别好,我总愿意进去闻闻,可里面也是真热,推门进去,热浪裹着花香扑过来,呆会儿就得出来。

诗情画意

父亲

(外一首)

马慧萍

正午的阳光攀成了火盆
炙烤着北山坡地上犁地的父亲
乳牛和它的儿子并肩前行
嘴里不停地呼出“突突”的声调
十只脚在犁沟里深深浅浅

父亲一手握着犁把
另一手挥着皮鞭
木犁哼着吱吱呀呀的小曲
泥土在他的脚丫和裤脚间捉迷藏
银色的火箭在泥土里穿行
黑色的浪花开心翻滚

我提着母亲备好的饭菜
在田畦另一头使劲招手
专注在酸梨树上觅食的啄木鸟
顷刻间一声不吭
……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手机铃声将我梦中拉回来
我突然想起
今天是父亲的忌日

命运里的卑微

小麦、大豆、玉米、洋芋
都是父亲精心栽培的粮食
一枚种子
要历劫多少风吹、日晒
以及雷雹的考验
才能从尘世的残酷里脱颖而出

我随父亲捡拾过麦穗
收割过大豆
掰过玉米
扛过洋芋

多年后
父亲离我而去
中年的无奈让我顿悟
自己才是父亲满怀希望栽培的一枚种子

他倾尽身体里所有的养分
直至自己枯萎、皈依泥土

而我,还在九九归一的劫难里逃生
在浑身解数的挣扎里
仍然逃不出自己命运里的卑微

